

# 赤壁賦的選文「別字」

馬肇選

前古詩底含蓄表現「法」一長文（曾刊於醫藥學苑），稿中有一字，即蘇軾所說的「言百盡而意無窮者，天下之至言也。」（語出東坡詩話，依文獻通考卷二四九所載，是書非蘇氏自定，據見氏說是「雜書有及詩者，好事者因集之成二卷。」）別本改「百」為「有」，亦有改作「已」字的，擬係依循文意而加以改動。

因此，憶及蘇氏赤壁賦中被移易的兩個主要字眼。

自「客亦知夫水與月乎？逝者如斯，而未嘗往也，盈虛者如代，而卒莫消長也，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，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，則物與我皆無盡也，而又何羨乎！」及「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無禁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，而吾與子之所共食。」此兩小段中，其「代」「食」二字，於坊間所刊各本，頗有不同：如中華書局四部備要版，清曾國藩纂錄的經史百家雜鈔（上載李鴻章校刊）卷五，作盈虛者如「彼」，作吾與子之所共「適」；如世界書局翻印的，宋呂祖謙編錄的宋文鑑卷五，作「如彼」，作「共食」，如世界書局根據徐刻本重印的姚氏古文辭類纂，作「如代」，作「共適」；又目前通行的標準本高

中國文教科書第六冊，即據曾纂作「如彼」與「共適」，開明版國文講義與國語日報副刊古今文選第一六五期（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）亦作「如彼」與「共適」。惟中華書局印行的，杭縣張相撰錄姚漢章閱訂的古今文綜第三十五冊，作「如代」，作「共食」。

頃查筆者自己的讀書卡片，記有與此相關的一則，特拈而論之。

二十八年，嘗見蘇氏手書赤壁賦帖，字大小約寸半及二寸見方，帖高二尺許，橫長數丈，通體行草，真是龍飛鳳舞，帖中「此」二字即寫作代食。蓋此一小段文字，其著眼全在一「代」字，意言水與月雖前後代嬗，而本體不變，由代字而言，這正是蘇氏勘破古今，曠觀宇宙，誠所謂達人胸襟最得力的地方。吟易「代」為「彼」，以「對」如斯，如標準本中國文教科書及古今文選註釋所謂，將彼月而斯水乎？匪特滯窒，而且難解，尤令全篇精詣不存，所以古人也曾有「水與月何彼我於其間也」的慨歎！

我們再看佛經，所謂六識，係以六入「養其所養」，才能說是「食」。所謂目以色為食，耳以聲為食，鼻以香為食，口以味為食，身以觸為食，意以法為食，蘇氏深於釋典，所以文成「共食」！記得某一筆記（筆

者舊錄，書名已蝕，一時未能記起），謂當時有人問此食字之義，蘇氏曰：「如食邑之時，猶云享也」，好像該筆記還特別註明，說是蘇氏「不欲以博覽自矜，權辭以答耳」。

以上二字，屢經後人改易，取便流俗，但通篇反而因此失去了它的精蘊，以致趣味索然，甚為可惜！

再考赤壁賦及其續篇，都是「天機自暢，忘懷得失」的佳作，而且寫成已在「既脫御史臺獄，謫為黃州團練副使」的時候。壬戌之冬，正是元豐五年，約當公元一零八二年，這時被謫已經三易寒暑了，既無意於弔古，「更何預今世事」？文徵明說是指「曹孟德氣勢消滅無餘；譏當時用世者」，這真有點揣測過甚其辭！不過文氏此話，也有他的原故，因蘇軾書寄傅欽之曾說過：「多難畏事，幸勿輕出，畏宵小之裙裾，或又為螭龍故事耳」。文氏或即根據這幾句對傅欽之說的話，認定它「實有所刺譏」，文氏的這一說法，對以後的讀者，似乎影響不少。

但事實上，蘇氏在黃，安石雖已早於丙辰再度罷相（熙寧九年，公元一零七六年），但「其勢正熾」，怎能說是「消滅無遺」？況且，以孟德比安石，則神宗將置於何等地步？蘇氏稱忠心，豈能如此？只不過畏懼當時人的裙裾，才囑託友好「勿輕出」示人，誰知後世讀者反以當時之心裙裾不已，這真是「無謂」之極！大抵此一習氣，多係文人穿鑿附會之論，祇在取快一時，以為新奇，然播弄所及，愈使古人本意不顯，更曾晦澀。甚至強作解人，定謂古人作文，「無往」不是譏諷當時，種種猖狂謬誤，自然「深文周內，頗害心術」，其弊端所至，有時竟使純謹之人，益更畏首畏尾，必「章鉤句棘，一字不敢下」，而

「迫窘詰屈」，幾乎連「文章之道」也差點兒「熄」了。

筆者有一構想，異時對文字的研究，借助電腦等等的輔佐，能「器材」完備，方法慎密，是不是，我們又可回過頭來，像現在這般親近白話文似的，再重新「親近」這「睡覺多年」的古文呢！那時，也許我們已不必「爭」什麼文字底「新」「舊」與「古」「今」，甚至於「死」「活」了。

錄後記：勵進索稿，思之再三，仍據此重錄以應，蓋在提示同字，讀書不可放過「小處」。治科學，尤其要小心從事，小處著手。